

名家指点迷津

版本收藏必备

古书版本 常谈

【插图增订本】

毛春翔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书版本 常谈

【插图增订本】

毛春翔 著



37.685
149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插图增订本)古书版本常谈 / 毛春翔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7 (2003.1重印)
ISBN 7-5325-3168-6
I. 插... II. 毛... III. 古籍—版本学—中国 IV. 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736 号

增订插图 李保民

责任编辑 郑明宝
美术编辑 严克勤

(插图增订本)
古书版本常谈

毛春翔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787×1192 1/18 印张 10 $\frac{10}{18}$ 插页 5 字数 210,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101-8,200

ISBN 7-5325-3168-6

K·396 定价: 2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序 言

范景中

《古书版本常谈》系毛春翔先生所撰，先生长期供职于浙江图书馆，因工作之需，经常往来于大江南北，访书于厂甸荒村。不仅经眼多，而且学问博，识见高。理书之暇，为了帮助年轻的初学者辨识版本，便把古人的记述和过目的实物结合起来撰就此编，使读者小则增广见闻，大则裨益治学。书一出版，即获称扬，评为此类通俗读物中最有特色的一种，洵非虚誉。

大凡优秀的通俗读物，它的首位特色，就是主旨明确，叙事清晰，采摘典要，言简意赅；不是以热情奔放的语言，高拱浮谈，而是用准确确切的事例，启迪读者，说明要点。或许，这也正是本书的优胜之处。

讲古籍版本，老式的学者最看重的无疑是宋版，毛先生亦然。我们在“宋刻本”一节中看到，毛先生从版式、行款、字体、墨色、纸色、牌记、讳字、装潢等八个方面分别讲解宋版的特点，娓娓道来，要言不烦。例如纸色一项，不但说明了宋版竹纸和明版竹纸的区别，略述了宋人公文纸印书的实例，而且三言两语就辨证了孙从添所谓的“纸质罗纹”、高濂所谓的“纸坚刻软”、谢肇淛所谓的“笺古色而极薄”、张应文所谓的“纸质莹洁”、

黄尧圃所谓的“洁白厚纸”、岛田翰所谓的“白而硬”等诸家论断。并告诉读者，他们都是据所见而言，实际上的情况要远为复杂。

出于传统的眼光，毛先生对于我们现在所关心的精刻本、写刻本，不可能详加论述。但他用芟汰繁辞、但记书名的方式把明清两代精刻本和稀见本排比胪列，令人一目了然，既便于记忆，又便于翻览，这就很容易引起初学者的注意。此外，他还在涂桢刊刻的《盐铁论》，王延喆刊刻的《史记》，闻人诠刊刻的《旧唐书》等条目下注明“有名”或“极有名”，虽是寥寥几字，却对初学者极为有用。

在初学者所碰到的问题中，翻刻本无疑是一个常见的大难题。对此，毛先生不但提到了袁刻《文选》、王刻《史记》、赵刻《玉台新咏》多被误认为宋版的事，述及了弘治本《盐铁论》被叶德辉辨认失误的事，有时还在讲述其他问题时，也不忘向初学者指出原刻与翻本的区别。例如在讲活字本《武英殿聚珍板书》时，就特意指出了诸种翻刻的异同，他说：“福建翻刻一百四十八种，广东翻刻同。浙江翻刻三十九种，江西翻刻五十四种，这两省刻的，都是袖珍本，其行格字数皆依原板，每半页九行、行二十一

字。浙刻，左右双边，江西刻的，仅粗线一条；浙江刻板口宽，江西刻板口很窄，苏州翻二十六种，亦是袖珍本，四周双边，版框比浙刻高一字。各省翻刻，每一书末尾，皆有校刊人衔名。亦有脱去衔名的。如无衔名，即据版式区别。”在活字本中，武英殿聚珍板是较难辨认的，翻刻本的情况也较为复杂，这样对比着讲解，无疑对初学者非常有益。

当然，这些顺手拈来的例子只能对本书的优胜之处略见一二。而它真正难能可贵的地方也许在于，它并没有因为体例的通俗，便降低了学术的深度，而这一点也正是衡量一切通俗著作优劣高下的标尺。例如在论述印刷术起源时，毛先生援引了唐冯贽著的《云仙杂记》卷五中关于唐初玄奘雕版印像一事，接着便又写道：“一经查考，知《云仙杂记》一书乃宋王铎伪作（说见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书既伪造，则其所记之事，自属模糊影响之谈，道听途说，不足为据了。”先生使用文献，有疑即辨，可谓严谨。这一明识卓见，开了曹之先生《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考辨玄奘印像的先声。然而，在后出的印刷史论著中，例如张秀民先生的杰作《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14页），中国印

刷博物馆编的《印刷之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8页），却仍以《云仙杂记》所言为真。钱存训先生的巨著《纸和印刷》（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3页）虽注意到了《云仙杂记》可能为赝作，却未加深究。毛先生的见解越二十多年在权威的学者中竟乏嗣响，让人不能不感到遗憾。

又如，毛先生以《庄子》“缮性”与“刻意”两个篇名的省略合并去解《续高僧传》卷三慧净传“然则我净受于薰修、慧定成于缮刻”中的缮刻一词，不仅文通理顺，义据简当，而且为于刚先生1981年的论文所重述。惜《纸和印刷》一书在引证此说时，仍未提及毛先生。其名被掩，真令人殊增感慨。

作为一名学者，毛先生在这本书中还特意强调了校雠学与版本学的密切关系。他说，校雠“确实是难，但我们不应怕难，愈难，愈要猛钻。校雠，是学者专家之事，也是我们研究版本学者之事”。这些鞭策年轻人去认真读书的话，语重心长，寄意遥深。另外，他对刘向校雠法的评议，也是撮凡举要，足备参考。

本书的初稿曾以油印本的形式流传，1962年10月正式出版，“文革”后又重印，在香港有翻印本。由于时代的限制，本书也有稍嫌不足之处，例如，论述清刻本似失之简略，有的问题，如《帝学》一书缪艺风藏本是否为宋代木活字印本的问题，也值得商榷。但这些都是小疵，版本学研究后来居上，是这门学科的性质使然。然而，像毛先生这样有文献、有实例、有文笔、有见解的著作却稀如星凤了。

毛春翔先生，字乘云，原名友亮，1898年生，浙江江山人。早年就读于省立法政学校。1932年工作于北平图书馆，翌年入浙江省立图书馆。1938年护送文澜阁《四库全书》到贵阳，1946年任特藏部主任。1950年后任浙江图书馆研究员。1936年曾参与浙江省文献展工作，并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搜遗和编目作出过很大贡献。译有《图书分类概论》，编有《浙江省图书馆特藏书目》甲乙编等书目。据余子安先生云，先生在“文革”中备受迫害，身历百艰，境况凄惨，1973年病逝于故乡江山。在先生逝世近三十年之际，《古书版本常谈》一书又得以重版，说明了它的光泽仍在，也说明了后人对先生的纪念。

上海古籍出版社秉承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严谨作风，此次重印，特增补《近三百年版刻述略》一文及附录若干，实是有见有识之举，又配入大量版刻书影，印证、扩展原著内容，可谓既告慰了先生，又于当今版本学者与收藏者再获一可研读可珍藏的、形式全新的善本。愿更多的读者与我一起来分享奉读的快乐。

2002年5月25日

目 录

序言 (范景中)	(1)
什么叫作“版本”?	(1)
什么叫作“善本”?	(4)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版本?	(10)
我国雕版印书始于何时?	(16)
唐、五代刻本	(25)
宋刻本	(32)
辽、金刻本	(53)
元刻本	(56)
明刻本	(63)
清代精刊本	(80)
巾箱本	(86)
活字本	(88)
套印本	(93)

书帕本	(96)
抄本	(97)
稿本	(108)
校本	(110)
佛经版本	(120)
道藏版本	(126)
如何鉴别版本?	(127)
附 录	
近三百年版刻述略	(145)
常用版本装帧术语释要	(163)
古籍版本书目综录	(170)
历朝帝王避讳举要	(175)
附记（李保民）	(181)

什么叫作“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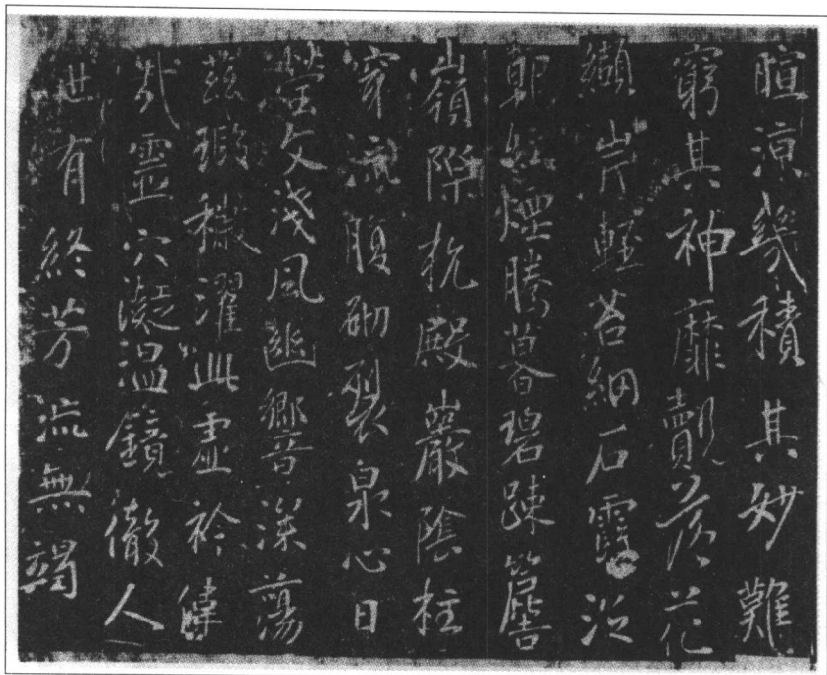
书之称本，始于汉刘向。刘向《别录》云：“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这里所谓持本，即持书本的意思。到南北朝，颜之推著了一部《家训》，其中有一篇《书证篇》，举了许多本子，有：江南本、河北本、俗本、江南旧本、江南古本、江南书本等等，书之称本，便很通俗了。颜氏所举的许多本，都是写本。写本或称旧本，唐太宗贞观四年《敕》：“经籍讹舛，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证”（见宋孔平仲《谈苑》），可证。写本之外，还有碑本。宋张世南的《游宦纪闻》记永福县罗汉寺篆书云“余尝见碑本，字势天矫，洒落奇妙”，可证。碑本亦称石本，见米芾的《海岳题跋》。石本、碑本，我们现在亦叫拓本。自中唐发明雕版印书以后，又有版本的名称。此在宋人书中，往往见之，那时所谓版本，是指由雕版印刷而成的书说的。如：《海岳题跋》卷一云：“唐僧怀素《自叙》，杭州沈氏尝刻板本”，叶梦得《石林燕语》云：“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云云，《齐民要术》，宋绍兴甲子葛祐之《序》云：“此书乃天圣中崇文院版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王明清《挥麈录》云：“蜀中始



晋《三国志》写本残卷

有版本”，陆游《老学庵笔记》云：“尹少稷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朱熹《上蔡语录跋》云：“熹初到括苍，得吴任臣写本一篇，后得吴中版本一篇”，云云，诸如此类，屈指难数，都是指印本书说的。印本书由墨印成，故又称墨本，见《齐民要术》葛祐之《序》。版本原来的含义，如此而已。

事物是发展的，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浅到深，莫不如此；又是彼此互相关联的，由甲和乙相关，又由乙和丙相关，而甲乙丙彼此又都互相关联，谁也不能单独存在和发展。版本和写本、新版本和旧版本、新写本和旧写本，彼此都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互相提携而发展，长短相补，正讹相切磋。由此种种，版本含义，便由单一变为复杂，由一小圈子变为一大圈子，由浅涧变为深潭，由极凡庸的名词，变为一种极复杂而高深的学问了。由许多本子错综复杂的关系产生校讎；由校讎产生善本，为了追求善本，版本学便应运而生。此时版本二字的含义，和原来的意义，有本质上的区别。原来是单纯的一种书本子的名称，现在一变而成为一种学问的术语。上举标题“什么叫作版本”，便是指版本学说的，取其发展以后的意义，而不取其原始的单纯的意义。



敦煌发现最古老的碑文拓片之一《温泉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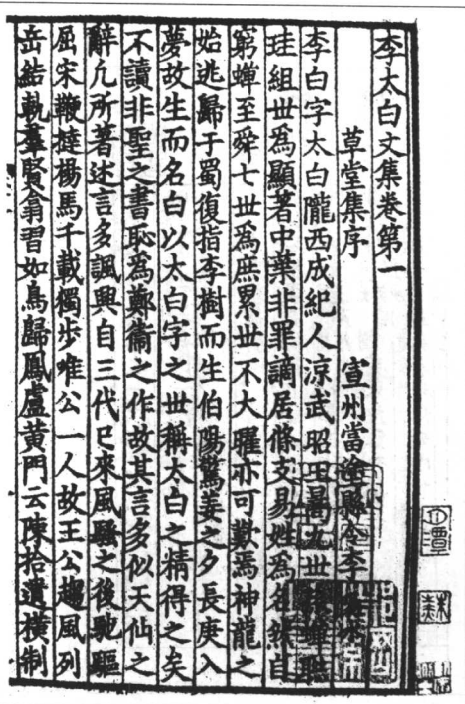
版本学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举凡写本、历代刊本、历代传录本、批校本、稿本，以及每一书的雕版源流、传抄源流，孰为善本、孰为劣本、孰为原刻、孰为翻刻，以至印纸墨色、字体刀法、藏书印记、版式行款、装潢式样等等，都在版本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内容可谓丰富之至，彼此又皆互相关联，缺一不可。竭一己之力，钻研摸索，直至头童齿豁，终老不能竟其学。二十余年来，我时常望洋兴叹。畏难么？我又并未知难而退，前进么？又很迟缓。这是由于根底浅薄，精力不强，耕耘不勤，收获自歉。后来同志，年富力强，耐心研究，持之以恒，必有好收获。

版本学是目录学的一部分，因此研究版本，又不得不连带研究目录编制的方法。要懂得目录如何编制，又不得不进一步研究目录学史。目录如何编制的问题解决，又不得不去研究善本书目的体例应如何写定。要解决这一问题，便要参考各家善本书目，取长补短，参以己见，写定更完善的体例。这虽是研究版本连带所及的问题，而从整个处理古书问题上说，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什么叫作“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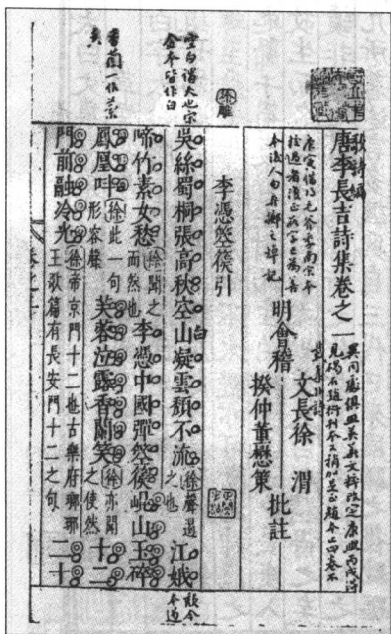
“什么叫作‘善本’？”这个问题，久已存在。我个人在二十多年以前到浙江图书馆即从事编辑善本书目，那时我对古书版本这门学问，可以说一无所知，未能操刀而割，至为可笑。后来经过一段较长时间，我对“善本”这一名称，也渐渐怀疑起来。那时浙馆藏旧刊本，为数不多，每天触手的，都是些明万历以后刻本。从外貌看去，纸墨既劣，刀法又笨拙异常；从内容看去，任意删略旧文，如：会稽商濬编的《稗海》，脱文讹字，目不暇接，如：万历本《太平御览》、胡文焕的《格致丛书》、何允中的《汉魏丛书》、陈眉公的《秘笈》等等，以及其他坊刻总集、类书之类，指不胜数。这一大批书，论时代是明刻，距今三百多年，论内容，的确不足以称“善”，而我却不得不把它编入善本书目。这样的违心之事，做了好多年，直到现在，还未完全改过来，精神上实在不愉快。究竟什么叫作“善本”？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把它弄弄明白，免得一直模糊下去。

什么叫作“善本”？据我所知，汉朝人已经说到。《汉书·河间献王传》有云：“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这里所谓“善书”，即“善本”，因为那时未有印本，所以不叫“善本”，而叫“善书”。宋人“穆



旧刻（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

伯长好学古文，始得韩柳善本，欲二家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见朱弁《曲洧旧闻》）。这里单称“善本”，还没有说明其所以为善的根据。“宋次道（即宋敏求）家藏书，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见《曲洧旧闻》）。“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讎对，故往往皆有善本”（见叶梦得《石林燕语》）。宋“庆历间四库书搜补校正，皆为善本”（见周辉《清波杂志》）。《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赵与箴以为严陵字小且讹，于是精加讎校，易为大字，成为天下之善本”（见元延祐六年陈良弼序）。《战国策》宋李文叔序云：“今《国策》宜有善本传于世，而舛错不可疾读。”《颜氏家训》宋沈揆序云：“揆家有闽本，尝苦篇中字讹难读，顾无善本可讎。”以上是宋人对善本的看法，归结一句话：凡书籍必须精加讎校，方为“善本”，否则便是“俗本”、“劣本”。陈振孙《书录解题》卷八有云：“《元和姓纂》，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以蜀本校，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宋嘉祐四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北周书》，罕有善本，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见江少虞《事实类苑》）这两



精本（邓邦述批校明万历刻本《唐李长吉诗集》）

个例，也是说明书必精校，方为“善本”。此外明清两代，有名的学者，对“善本”的界说，大都和宋人相同，不必多举例了。我们如果以这一点，即：精加雠校，无脱文，无讹舛，作为衡量标准，那末在今日所能见到的旧书，可以称为“善本”的，就很少了。浙馆所藏五千多部善本，怕有一半要被剔除，这怎么办呢？我以为衡量标准，理应从严；但也不必过严。清张之洞的说法，我认为比较合理。他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张氏订出这三条作为善本标准，我认为是比较妥当的。他这三条，可注意的是旧本问题。所谓“旧本”，旧到何时呢？即以何时起至何时止为旧本呢？清代藏书家所出书目，多以明嘉靖为断，万历以后所出书，选取非常严格，这是对的。宋元旧刻，在今天，谁也不会说不是善本；问题是在明刻。明刻，我们应当有所选择，断不可认为凡是明刻，都是善本，和对待宋元本一样。书籍不比古董，不能单以时代旧为准。时代旧，不过是构成善本条件之一而已，还要看看其他各方面情况。最主要的是：是否经过